

苏文清◎著

读写

“80后”写作的 多维透视



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项目
江汉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江汉大学人文社科学科创新基地项目
江汉大学文艺学重点学科项目

“80后”写作的 多维透视

苏文清◎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80后”写作的多维透视/苏文清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2

ISBN 978 - 7 - 5161 - 0367 - 8

I . ①8… II . ①苏… III .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3467 号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375 插 页 2

字 数 23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总 论

前言 (3)

第一章 “80 后”写作批评扫描 (8)

第一节 权威之序 (9)

第二节 学术批评实践 (17)

第三节 学术研讨会 (23)

上卷 “80 后”写作与青年亚文化

第二章 青年亚文化概说 (31)

第一节 语义复杂的文化概念 (31)

第二节 精英主义文化传统 (35)

第三节 雷蒙·威廉斯的文化观 (40)

第四节	文化、阶级和意识形态	(47)
第五节	亚文化与主流文化	(54)
第六节	青年亚文化	(60)
第三章	“80后”写作的青年亚文化诉求	(69)
第一节	“80后”写作成因	(69)
第二节	“80后”写作的青年亚文化诉求	(77)
第三节	“80后”写作与文化反叛	(89)
第四节	“80后”写作的亚文化意义	(97)

中卷 “80后”写作与主流当代文学

第四章	“80后”写作的生态位：由一体到多元	(109)
第一节	十七年文学的生态位和生态环境	(109)
第二节	单一的文学思潮：工农兵文学	(113)
第三节	环境挤压对文学的伤害	(119)
第五章	新写实对“80后”写作的滋养	(127)
第一节	新写实主义的特征	(127)
第二节	赵树理与池莉不同的写实姿态	(129)
第三节	池莉的叛逆少年形象塑造	(135)
第四节	“80后”写作的新写实诉求	(144)
第六章	先锋文学对“80后”写作的示范性	(152)
第一节	先锋文学的特征	(152)
第二节	后现代小说的叙事风貌	(156)

第三节 “80后”写作的先锋诉求 (166)

下卷 “80后”写作与成长文学

第七章 “80后”写作对主流儿童文学的挑战 (175)

第一节 主流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 (175)

第二节 主流出版阵地与创作队伍 (178)

第三节 主流成长文学的补白 (180)

第四节 “80后”写作的兴盛与挑战 (186)

第八章 作为视角的“80后”写作 (189)

第一节 成长的社会/个人向度 (189)

第二节 创作者的启蒙/反启蒙立场 (196)

第三节 “青少年阶段”的缺失/再现 (205)

第四节 形而上/形而下的诗歌创作 (210)

第九章 《哈利·波特》对成长文学的启示 (221)

第一节 《哈利·波特》文体的间性特征 (221)

第二节 《哈利·波特》的叙述策略 (233)

第三节 《哈利·波特》的生态学启示 (244)

结论 (251)

参考文献 (253)

后记 (261)

总 论

前　　言

“80后”看似一个简单、明确的命名，指一批出生于20世纪八十年代、正在尝试写作的文学爱好者。但在不同的描述者眼中，具体的指涉并不相同，它是一个多义的、姑且用之的命名。

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评论家白烨指出：“‘80后’指的是1980年—1989年间出生的学生写手，有时候它与其他一些概念相互交叉或相互替代使用，如‘青春写作’、‘新概念写作’。‘80后’这个概念现在看并不十分准确，包括‘80后’的作者自己也很不满意，但目前还没有更好的概念来替换，因为‘80后’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现象，还不能说是一种具备了文学思潮或文学流派特点的文学倾向，只能先用这样一种年龄和年代的概念来概括。”^① 白烨的话道出了几许命名的无奈。

中国海洋大学的徐岩副教授认为，“80后”并不是一个整一性的精神实体，而是一个指代不清的命名。在不同的语境论述中，“80后”这同一个“能指”具有众多不同的“所指”，

^① 白烨：《“80后”的现状与未来》(<http://bbs.vclub.org/read.php?tid=561&fpage=1>)。

不同的意涵。尤其是“80后”并不仅是浮出水面的写手，更可能是沉默的大多数。谭五昌博士指出：“80后”概念并不是一个很准确的文学史的概念，只是一个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个很松散的写作者集体的命名。^①

尽管如此，“80后”所指称的写作现象却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有两点是可以达成共识的：第一，“80后”的命名与写手们出生的时间有关，不管是指出生于80年代的写手，还是指包括70年代末及整个80年代出生的写手，时间的因素是重要的指标。第二，“80后”是一个差异性与同一性共存的群体。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写手们在写作目的、叙事姿态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如关于写作目的，就有如下许多种观点：“用文字为所有我爱着的人筑起一座大厦”（徐斯麟）；“写作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徐歪歪）；“文字和故事是通往高洁之路的鞋子和拐杖”（蒋峰）；“文学于我，是一种娱乐”（刘莉娜）；“每个人都应该追求崇高的东西，在他的一生中，应该要去做创造性的工作”（唐一斌）；“我要说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陶磊）；“写小说最迷人的地方还是在过程”（周嘉宁）；“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是为了美，为了接近完美的美”（蔺瑶）；“把写东西作为谋生的一种手段，这是个非常现实的理由”（刘嘉俊）；“写作是创作，而不是码字”（陈曦）；“写作更像是某种探寻和研究”（张葳）……^②理想主义与世俗主义同在，使命感

^① 参见 wujianmin 编辑《不容忽视的“80后”写作》——北大走近“80后”研讨会议纪要，2005年5月20日，黄淮学院中文系网站 (<http://info.huanghuai.edu.cn/gb/zhongwen/>)。

^② 参见佚名《剪辑文坛“80年后”：文学之脉生生不息》，2004年11月16日，新华网 (<http://www.sina.com.cn>)。

与愉悦性共存。

另一方面，这个群体的许多写作者同时又表现出一些共性特征，研究者虽尽力接近其共性特征，但关注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自然不同。而且，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言说“80后”，其结论都只能适宜于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所有“80后”的写作。因而，不同观察视角的研究者，其眼中的“80后”的面貌是不尽相同的，其描述的“80后”有可能大相径庭。

本书所描述的“80后”写作是以边缘青少年生活为其主要表现对象，以消极、无奈为其典型情绪，以忧伤、冷漠为其写作风格的与主流青少年文学相背离的 E 时代的写作现象，因而一些与主流文学一脉相承的写作，就不在本书的论述范围之内。比如，受到邓友梅、陈忠实、梁晓声等作家指导的中国少年作家班，其中生于八十年代的学员不少，但他们的创作因为与我们所描述的“80后”南辕北辙，因而不被认为是“80后”写作。

我们所关注的是以韩寒的《三重门》为发端，历经郭敬明的《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发展至李傻傻的《红 X》等所谓“实力派”写手的众语喧哗的一种写作现象。这种写作现象一直与媒体炒作、市场热销密切相关，与“新概念作文大赛”，与电脑网络写作紧密相连，而且与成人的忧虑与疑问相伴相随。这种写作与传统文学的明显差异，是媒体炒作的热点、市场热销的卖点、成人忧虑与质疑的疑点，也是我们必须深刻透视的焦点。

本书将分别从青年亚文化、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以及成长文学等多维视角来观照“80后”写作，以期对其有一个尽量全面、客观的认识。

事实上，“80后”写作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首先，它是

一种文学现象，是一群文学爱好者对文学创造的一种尝试与探索，与中国当代文学不可避免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次，它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是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青年亚文化，同时也与文化产业刻意打造的供人们娱乐、消费的大众文化，与后现代文化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性。企图从一个角度去透视“80后”写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以社会的文化分层而言，“80后”写作作为青年企图解决他们所共同面临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矛盾而采取的方案，是产生于注重休闲、娱乐的大众文化背景之下的一种青年亚文化，是从属、次要与支流的文化，与应试教育体制的压迫与青春期的特殊情绪密切相关。它既以对边缘青少年生活不厌其烦地书写对消极、无奈情绪的反复表达，对忧伤、冷漠风格的执意追求等明显有别于主流文化的风格和样式表现出来，又与主流文化处于不断抵抗、谈判与妥协之中；既有对国外“垮掉的一代”、“嬉皮士”等青年亚文化写作的刻意模仿，又与他们有着某种本质的区别。

以文学史的发展而言，“80后”写作产生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时期（70年代中期以后），甚至是“后新时期”（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由大众传媒支配的，以实用精神为价值取向的、多元话语构成的新的文化时代^①）。当代文学所经历的沟沟壑壑、曲曲折折自然会以各种方式影响到“80后”的文学写作。虽然，“80后”写作以巨大的市场占有率冲击了主流当代文学的创作，然而，“80后”写作与主流当代文学还存在着某种断裂式的承续。

^① 张颐武：《“分裂”与“转移”——中国“后新时期”文化转型的现实图景》，《东方》1994年第4期。

其中，以马原为代表的先锋写作（80年代以来具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创作倾向的创作潮流，其特征是反叛性与实验性），以池莉为代表的新写实写作（80年代中后期在先锋小说背景下出现的一股“回归写实”的创作潮流，其特征是世俗化与反启蒙）等都直接影响了“80后”的审美建构，是他们享用不尽的文学资源。

以表现青少年的成长而言，“80后”写作属于青少年自己创作的成长文学。曹文轩认为：成长文学以青少年为表现对象，所叙述的内容着重于成长本身的解读，包括成长过程的神秘感、恐怖感、痛苦感等，直至化蛹为蝶，最后破茧而出而成“新人”^①。

同样是表现青春期前后的生活，成人作者与“80后”写作者的创作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这种不同既有作者个性的差异，也有不同年龄的创作者所带有的年代差异和创作观、创作旨趣的差异，更有文化层面的主次差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差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差异。

无论是与国内主流儿童文学作家董宏猷传奇与史诗相结合的叙事方式、徐鲁诗意图居的审美追求相比较，还是与同时期热销的外国成长名作《哈利·波特》相比，“80后”写作文本模仿的文学理念、边缘青少年生活的反复凸显、虚妄忧伤灰蓝色情绪、简洁震撼的语言特色等都具有明显的另类表述特征，但同时“80后”写作在扩展成长文学的创作队伍、题材范围、表现视角，贴近青少年真实生活等方面又具有积极的作用。

^① 曹文轩：《论“成长小说”》，赵郁秀：《当代儿童文学的精神指向——第六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文选》，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页。

第一 章

“80 后”写作批评扫描

2003—2004 年，“80 后”写作似风起云涌，给人一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觉。

白烨认为，“80 后”写作者走向社会应该是在 1998 年前后，而作为一种整体的现象为世人所关注，应该是在 2003 年。^①《中华读书报》2005 年 1 月 4 日的文章《2004 年校园文学年终盘点》将 2004 年称为青春文学年。

在这一年，青春文学取得了异乎寻常的市场成功，不但传统的畅销书作者如郭敬明、韩寒等继续保持强劲的势头，其他如张悦然等也取得了相当优异的市场成绩。^②

文章所说的青春文学就包含了“80 后”写作，或者说主要是指“80 后”写作。

2004 年，中国文化产业界联手打造“80 后”，媒体对“80

^① 白烨：《“80 后”的现状与未来》(<http://bbs.vclub.org/read.php?tid=561&fpage=1>)。

^② 涂志刚、王晓渔：《青春与市场的共谋——2004 校园文学年终盘点》，《中华读书报》2005 年 1 月 4 日。

“后”写作的炒作达到最高潮。《花城》、《小说界》、《上海文学》、《青年文学》等纯文学刊物集中刊登“80后”作品；中国文联出版社推出“80后”写作者的合集《我们，我们——80后的盛宴》，东方出版中心出版《重金属——80后实力派五虎将精品集》，作家出版社出版《难为情》和《十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倾城》和《天放》，远方出版社出版《草样年华》，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地狱的第十九层》，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韩寒的《长安乱》……

北京开卷图书研究所的一项市场调查被人们广为引用，他们的调查表明：2003—2004年间的图书市场以“80后”为主体的青春文学占有整个文学图书市场份额的10%，而现代和当代的作家作品合起来，也只有10%。

如此巨大的市场份额给人以强烈的震撼，“80后”写作于是成为学术界不得不关注的新世纪文学和文化的热点问题。学术界以《序》、评论文章和专题研讨会的形式介入了对“80后”写作的批评。

第一节 权威之序

人们见到的最早来自文坛的评论是伴随着“80后”作品而流传的序。这些序作者不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知名学者就是中国新时期的著名作家。因而，这些由权威人士所作出的判断无论对作品的畅销还是对学术界的严肃批评都起着指引方向的作用。

最引人注目的成人之序包括白烨为苹果树中文原创网络策划编辑的《我们，我们——80后的盛宴》，曹文轩为韩寒的《三重门》、郭敬明的《幻城》和李海洋的《少年查必良伤人事

件》，莫言为张悦然的《葵花走失在1890》和《樱桃之远》，马原为《80后实力派五虎将精品集》所作的序。

白烨、曹文轩、莫言、马原这些名气本来就很大的名字伴随着“80后”写作的不断传播更加声名远扬。白烨，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当代文学批评方面颇有建树，而且他是学术界较早或者说最早大量阅读“80后”作品并愿意研究这些作品的为数不多的批评家之一。

曹文轩是北京大学当代文学教授兼儿童文学作家，他关于中国成长小说的理论阐述与创作实践，使他在儿童文学界备受青睐。由于“80后”写作主体与作品主要人物形象与成长小说有着很大程度的交叉与重合，曹文轩于是理所当然成为“80后”批评的文化权威。

莫言和马原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其创作在新时期先锋文学思潮中具有里程碑的地位。先锋文学的基本精神内核是反叛性。这种精神内核与“80后”写作所追求的忧伤和冷漠的风格具有某种同质性，甚至莫言和马原就是“80后”写作所谓实力派写手所模仿和追慕的对象。模仿得像不像，与主流文学是否具有某种承继性，模仿对象自己当然是最有发言权了。

因而，这些文化资本的拥有者，这些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们为“80后”写作留下了权威之序，而且备受关注。

2003年3月27日夜，曹文轩在北京大学燕北园为《三重门》作序。他首先惊奇于韩寒小说成熟、老练的感觉，认为他的成熟既表现于思想的锐利上，也表现在语言中；接着他赞叹韩寒的智慧，认为：

韩寒的智慧在于对世界能有自己一份独特的看法，在有了独特的看法之后，又能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将其表达出

来。智慧在于发现自己与世界有了紧张之后，保持了一种弹性，并发现了解构的妙法，或者是发现了一条可以走出障碍的暗道。智慧在于思维不再是僵直的、机械的，当路被堵死时，能换另一种思路，而思路一换，则柳暗花明，顿时发现了另一种价值，事情又有了另一种解释。^①

最后，曹文轩预计韩寒的未来“只有走他自己的路了。谁也帮不了他……也没有必要帮”。也许这是另一种成才模式。

稍后一段时间学术界、媒体围绕韩寒的评论，也大多逃不出思想是否老辣、语言为何冷酷、犀利，中国是否可能存在另一种成才模式等曹文轩既定的范围。序的导向性由此可见。

2002年12月11日，曹文轩于北京大学蓝旗营为《幻城》作序《喜悦和安慰》，从比较中肯定了郭敬明的才情、天趣、知识、智性与创造力。一是通过比较摹写现实与幻想想象的写作难度而肯定《幻城》的幻想与神秘；二是通过对其他玩世不恭的少年写手的质疑来肯定《幻城》高贵、郑重、宏大的叙述语气。

还是在北京大学蓝旗营，曹文轩于2004年11月21日凌晨为《少年查必良伤人事件》写下序言，在与许多少年写手仅靠语言来迷惑人的比较中，肯定了李海洋小说的质感、对话与对人物的把握。在这篇序里，曹文轩提到了他的感恩戴德说，并对少年写作“秋意太重”的风气“颇不以为然”。他说：

李海洋的文字能到这样一个水平上，能将小说写到这个份上，他应当对这个时代感恩戴德。因为这是一个语文

^① 曹文轩：《序》，载韩寒《三重门》，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